

马克思资本现代性批判理论及其当代价值

赵双群, 高淑桃

(四川农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成都 611130)

摘要: 资本是西方走进现代社会的根基, 这一现代性转变在促进人类社会发展的同时, 也使整个世界陷入不可调和的矛盾与冲突之中。马克思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立场, 围绕资本现代性的现实问题展开辩证批判, 提出了建构超越资本现代性模式的新现代性文明发展道路, 形成了科学而深刻的现代性批判理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马克思资本现代性批判理论仍具有鲜活的生命力, 对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 马克思; 资本现代性批判; 中国式现代化; 当代价值

中图分类号: A81; D61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2-349X(2025)02-0027-06

DOI: 10.16160/j.cnki.tsxyxb.2025.02.004

Marx's Critical Theory of Capital Modernity and Its Contemporary Value

ZHAO Shuangqun, GAO Shutao

(School of Marxism, Sichu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Chengdu 611130, China)

Abstract: Capital is the foundation for the West to enter the modern society. This modern transformation has not only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society, but also plunged the whole world into irreconcilable contradictions and conflicts. Standing on the position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Marx launched a dialectical criticism around the practical problems of capital modernity, put forward the development path of new modernity civilization beyond the mode of capital modernity, and formed a scientific and profound critical theory of modernity. In the new era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Marx's critical theory of capital modernity remains vibrant and provides important guidance for advancing Chinese modernization.

Key Words: Marx; critique of capital modernity; Chinese modernization; contemporary value

现代世界的开端是由资本为其奠定了世俗基础并制定了根本方向^[1]。在马克思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作出反思性批判以前, 站在绝对精神或思想观念层面探索现实历史困境的现代性

批判理论仍然是一种主流哲学思潮。马克思反对这种试图从思想观念的维度来揭示现代社会发展的现代性批判理论, 他将资本现代性置于现代历史的基本建制中来加以批判, 认为只有

收稿日期: 2023-09-13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西部项目(22XKS012)

作者简介: 赵双群(1999-), 女, 四川眉山人,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高淑桃(1965-), 女, 四川乐山人, 教授, 硕士, 研究方向为社会治理、农村经济。

从每一特定历史时期的经济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出发,才能正确理解历史^{[2]385}。正是基于这一视角,马克思才看到了资本主义发展带来的时代机遇,同时也看到了僵化的资本主义制度无法解决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以及经济危机频繁爆发的客观事实。习近平同志指出:“从世界社会主义 500 年的大视野来看,我们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3]因此,深入分析马克思资本现代性批判理论,对于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具有突出的当代价值。

一、马克思资本现代性批判理论的主要内容

尽管马克思并未明确提出“现代性”这个概念,但他最先将资本与现代社会联系起来,认为“‘现代社会’就是存在于一切文明国度中的资本主义社会”^{[4]373},并从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和高度,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性质即现代性本身进行了辩证批判,科学地阐发了资本主义社会产生、发展、灭亡的客观规律,深刻揭示了资本现代性的本质,明确指出了未来社会主义新现代性重构的可能。

(一)肯定资本现代性的历史成就

马克思高度评价了作为“生产要素”的资本对人类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资本因其对剩余价值永不停息的欲望,不断变革生产工具、革新生产技术,为资本主义经济繁荣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驱使社会生产力突飞猛进,并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推动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进而逐步形成世界市场。

其一,资本的出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资本来到世间”对于推动现代社会的发展具有奠基性意义,“资本一出现,就标志着社会生产过程的一个新时代”^{[5]198}。资本主义制度建立之前的社会形态的生产只是为了获得物的使用价值,且只是为了满足人类生存的物质需要,而并非追求财富的无限累积,因此生产规模较小、生产工具革新较慢。但随着生产力的不断提高,当一个社会的生产关系不能适应生产力的

发展时,这种生产关系的牢笼便会被冲破;而资产阶级在摧毁这种生产关系的桎梏中发挥了革命性作用,它“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2]402-403},并建立起了符合当时社会状况的社会结构,从而空前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正如马克思所说:“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2]405}马克思在他的资本现代性批判理论中用“新时代”指代“现代社会”,意在强调资本主义战胜封建主义所带来的巨大变革,强调社会历史已经发展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其二,资本的逐利性促进了科技进步与广泛应用。马克思高度评价了科学技术参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对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作用,指出了提高劳动生产力的主要形式是“协作、分工和机器或科学的力量应用等等”^[6]。蒸汽机和棉花加工机等机器的发明与广泛应用,使传统的以自然力和人力为基础的工业形式向机器大生产变革成为可能,极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降低了生产成本。科技进步与广泛应用,一方面为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创造了有利条件,另一方面也迫使资本家不断革新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以提高行业竞争力,反过来又推动了科学技术的进步。

其三,资本的逐利性促进了世界历史的转变与世界市场的形成。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极大发展,商品销售的市场需求也愈加旺盛。资本对利润的无限贪欲驱使资本家们力图打破空间限制从而开辟国际市场。马克思指出:“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2]404}资本的逐利性就这样推动了世界市场在全球范围内的形成,促使世界各民族、各地区的联系日益紧密。世界历史的转变与世界市场的形成又反推了生产力的快速发展,这也预示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走向必然是生产力水平和生产社会化程度都高度发达的共产主义社会。

(二)指出资本现代性的内在限度

尽管马克思从未否认资本现代性带来的历史成就,但从根本上说,马克思主要是从反思与批判的维度来解读资本现代性的。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以不断攫取剩余价值为目的的内在扩张性必然给自然、人类及社会带来灾难,进而使整个世界陷入冲突的风暴中。具体可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资本对自然的掠夺与征服必然造成人与自然的二元对立。自然界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人与自然应保持和谐共生的良性关系。然而,在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资本家却把自然界当作掠夺、征服的对象,“使资本所驱使的生产力将整个人的周围的自然界变成了为我性的效用世界”^[7],最终造成了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对此,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明确告诫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4]998}资本现代性中人与自然关系的错位警示人类必须约束自身行为、遵循自然规律、维护生态平衡。

其二,资本对人的奴役和控制必然导致人的异化。人的异化是资本发展的必然结果,是资本逻辑造成的人对其类本质的背离。在马克思看来,资本现代性中的一切异化现象均根源于异化劳动。劳动本应是人“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是“人的类特性”^{[8]162},然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却变成了人的自我牺牲和自我折磨,因其内在地包含着资本对劳动的强制统治。在资本逻辑支配下,劳动者被迫与生产资料分离,靠出卖劳动力维生;而资本家则通过购买劳动力来攫取剩余价值。由此,生产剩余价值的权利机制就被构建起来了。毫无疑问,这种强制性一旦失效,“人们就会像逃避瘟疫那样逃避劳动”^{[8]159}。由于资本逻辑的渗透,科学技术也成为资本统治人的异己的物质力量。马克思指出:“我们的一切发明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成为有智慧的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2]776}在资本构建的异化世界中,资本增殖法则钳制着整个人类社会。物的

世界在不断增值,而人的世界却在不断贬值,最终使人脱离类本质,成为“非人”。

其三,资本奉行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必然导致殖民战争和民族压迫。一方面,资本要通过暴力手段进行殖民扩张,掠夺欠发达国家和地区廉价的生产资料、劳动力以牟取暴利。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5]871}。另一方面,资本要通过商品倾销推行贸易“自由”,而所谓的贸易“自由”不过是“资本的自由”。资本霸权和强权政治宰制下的贸易“自由”只是为了方便其倾销商品,而对于殖民地的人民来说,贸易“自由”就等于剥削和奴役。可以说,资本主义的发展史亦是殖民地人民的灾难史。

(三)超越资本现代性与实现现代文明转型的构想

资本现代性的内在限度决定了其具有历史阶段性。马克思对资本现代性进行批判的同时,提出了变革资产阶级所有制关系,从而构建一种超越资本现代性的新现代性即共产主义的可能性,并从资本现代性矛盾激化的现实主体即两大阶级的对抗出发,揭示出重构新现代性的主体力量和方式。

其一,无产阶级是推翻资产阶级统治、重构共产主义新现代性的主体力量。马克思不仅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病症,还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发展所锻造出的否定自我的力量,即无产阶级。无产阶级是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发展的产物,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是真正推动社会发展的主体力量。马克思敏锐地洞察到,无产阶级作为被资产阶级所奴役的阶级,是“有自己的利益和原则、有自己的世界观的独立的阶级,在他们身上蕴蓄着民族的力量和推进民族发展的才能”^{[8]475},而“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2]411}。当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无法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时,颠覆这种生产关系进而实现全人类解放的必将是无产阶级。

其二,共产主义新现代性的创建构想。马克思在其资本现代性批判理论中指出,无产阶

级在推翻资本主义国家机器之后,“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2]422}。经济上,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将彻底消失,代之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人人都是平等的劳动者,财富归全体社会成员所享有。政治上,一个阶级统治另一个阶级的压迫性公共权力将被消解,取而代之的是“自由人联合体”,“任何人都没有特殊的活动范围”^{[8]537}。此外,马克思晚年还天才地预测了那些资本现代性发展相对落后的国家“有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占有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9]的可能性,即无产阶级可通过暴力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统治,进而走上创建共产主义新现代性之路。

二、马克思资本现代性批判理论的基本特点

从什么样的视角来批判资本现代性,体现了马克思资本现代性批判理论与其他资本现代性批判理论的根本分歧。马克思对资本现代性的批判始终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生与发展相伴,是一种现实的批判、辩证的批判与建构性的批判。

(一)非抽象性的现实批判

相较于以往甚至同时代哲学家、思想家的研究,马克思资本现代性批判理论的创新之处在于,他对资本现代性的批判始终没有脱离现实生活,进而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拨开形而上学的迷雾,对“资本现代性的物质生产活动的‘原本’和意识形态的‘副本’进行了双重批判”^[10];他认为“资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11]644},从而揭示出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社会历史基础与经济运行机制,也证明了脱离现实世界对资本现代性进行抽象的批判是空洞且无力的。从抽象批判到现实批判,马克思实现了现代性批判思维的革命性转换,以此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人的宰制和对整个现代社会运行与发展

的制约,因而开启了现代性批判的新范式。

(二)非片面性的辩证批判

辩证法是马克思资本现代性批判理论的重要武器。真正的唯物主义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11]94}。马克思正是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既高度肯定了资本现代性在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也对资本主义发展所暴露出来的病症进行了尖锐批判。从肯定资本现代性的进步性角度看,马克思对待私有财产的态度并非一概反对,而是一种“积极扬弃”,因为在马克思看来“自我异化的扬弃同自我异化走的是同一条道路”^{[8]182}。从否定资本现代性的角度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劳动者自由的剥夺、思想的控制使现代社会成为一个异化的世界,因此推翻资本主义制度、构建共产主义新现代性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

(三)非“为批判而批判”的建构性批判

“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2]136}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以往一切旧哲学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它不只是为了揭露、谴责和控诉资本主义社会现实,更重要的是基于客观规律能动地改造世界。马克思认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2]135},对资本现代性的批判不是目的,而只是一种手段,是为了变革现存的不合理的世界,并建构出一个可以克服资本现代性弊病的新世界,实现“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8]185}。因此,马克思的资本现代性批判是一种建构性批判,其实质是作为实践性理论武器来指导建设新世界。破与立同构是马克思主义真理性的彰显。

三、马克思资本现代性批判理论的当代价值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12]21}基于此,深入探讨马克思资本现代性批判理论以及关于共产主义新现代性的构想,对于新时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坚持对资本进行合理的限制性利用

资本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并非天然地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相捆绑,而是人类社会历史进程中必然产生的历史性范畴,并且对推动人类社会历史进程发挥了重要作用。马克思虽然对资本主义现代性进行了尖锐批判,但这种批判绝非全盘否定,而是“对私有财产的积极的扬弃”^{[8]186}的辩证批判。结合我国基本国情,应对资本进行合理的限制性利用,让资本成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有效力量。正如习近平同志所强调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是带动各类生产要素集聚配置的重要纽带,是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力量,要发挥资本促进社会生产力的积极作用”^[13]。一方面要继续合理利用资本的文明面,“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12]29},通过汲取资本的正向作用,激发资本活力,从而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使社会经济实现良好发展;另一方面要限制资本的反文明面,“更好发挥政府作用”^{[12]29},防止资本无序扩张所带来的危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过程既是吸纳资本有利因素的过程,也是不断对其进行制度化规约的过程^[14]。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应始终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引导资本健康发展,确保资本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服务。

(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立场

“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15],迈上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需要依靠人民群众的主体力量。在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8]501},而非游离于社会之外的抽象的孤立的存在。因此,马克思超越了资本现代性的建构模式,提出了通过建立“自由人联合体”来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科学构想。基于此,习近平同志指出:“现代化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现代化道路最终能否走得通、行得稳,关键要看

是否坚持以人民为中心。”^[16]一方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一个复杂且艰巨的过程,只有紧紧依靠人民,才能使建设步伐行稳致远;另一方面,要将现代化建设成果惠及于民,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可持续发展。党的二十大报告将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之一,并提出通过完善分配制度、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等一系列重大举措^{[12]46-49},使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好地普惠于民。

(三)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理念

在马克思看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共产主义新现代性的重要特征,且共产主义社会“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8]185}。中国式现代化作为实现共产主义新现代性构想的必经之路,正是一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在如何认识人与自然关系的问题上,习近平同志多次强调“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17],“人因自然而生,人与自然是一种共生关系”^[18]。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理论指导,立足我国生态实际,持续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生态治理成效显著。2022年10月,党的二十大报告重申了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创造性地提出了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12]24},并对“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出了重大战略部署,为建设美丽中国指明了方向。

(四)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马克思资本现代性批判理论的建构性体现在通过建立“自由人联合体”实现共产主义新现代性的总构想,但人类要建成“自由人联合体”的理想社会还需要经历漫长且艰难的历史过程,而这个过程充满了挑战性和不确定性。2013年3月,习近平同志在俄罗斯访问期间首次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科学回答了“人类社会向何处去”的时代命题,为世界各国携手应对全球挑战、建设人类美好未来提供了中国方案。人类命运共同体致力于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

洁美丽的世界”^[19],这是“自由人联合体”的思想内核的现实体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既是时代要求,亦是历史必然。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党,也是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党。”^{[12]21}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之一,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人类美好未来的紧密联系。当今时代风云变幻,挑战与希望并存,我们应持之以恒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促进世界各国共同繁荣发展,为实现“自由人联合体”的社会理想作出应有贡献。

参考文献:

- [1] 吴晓明. 论马克思对现代性的双重批判[J]. 学术月刊, 2006(2): 46 - 52.
- [2]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1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 [3]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 2 卷[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17: 66.
- [4]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3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 [5]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 5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 [6]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47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9: 290.
- [7] 张一兵. 对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方式的科学认识: 马克思《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的再研究[J]. 中州学刊, 2022(3): 117 - 130.
- [8]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 1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 [9]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 3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578.
- [10] 刘军, 侯春兰. 马克思现代性批判思想的双重维度和方法论特征[J]. 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2): 72 - 80.
- [11]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2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 [12]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 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2.
- [13] 习近平. 依法规范和引导我国资本健康发展 发挥资本作为重要生产要素的积极作用[N]. 人民日报, 2022-05-01(1).
- [14] 张天勇, 韩开龙. 资本的辩证应对与中国式现代化[J]. 马克思主义哲学, 2023(2): 114 - 120.
- [1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上[G].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4: 594.
- [16] 习近平. 携手同行现代化之路: 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的主旨讲话[J].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 2023(9): 4 - 6.
- [17] 习近平. 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迈上新台阶[J]. 求是, 2019(3): 4 - 19.
- [1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7: 11.
- [19] 习近平. 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8: 534.

(责任编辑: 白丽娟)